

中華叢書

日本漢學研究論文集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

中華叢書

日本漢學研究論文集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

中華叢書 日本漢學研究論文集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七月印行

定價：新臺幣參拾元

譯述者 馬導源

出版者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發行者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地址：臺灣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國內總經銷 臺灣書店

地址：臺灣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十四號

國外總經銷 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八〇號E

CHI SHENG BOOK CO.
580E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凡例

一、本書名日本漢學研究論文集，漢學之涵義，本極晦塞，惟沿用既久，已成習慣。考英人之英學，德人之德學，印度人之印度學，斯拉夫人之斯拉夫學，皆未見前例，若易辭以代，又難得一表裏符合之名稱，不得已故仍稱曰漢學。所謂日人研究，猶如江南之橘踰淮爲枳，橘歟？枳歟？希讀者辨之。

一、本書譯自近五十年間，日人所刊之名著，凡所自出，皆詳載書名、著者姓氏、及出版年月。

一、本書分經、史、子、文學四類，雖區分粗畧，然於檢閱，當較便易。

一、書中徵引處，有日人據我漢文而譯爲日文者，譯者今茲再由日文譯爲漢文，並對照古本，以期重返舊觀。至古本隱僻，翻閱不易，則就日文加以意譯，當或少異於原文，此應加以聲明。

一、任何著作家，皆有其主觀成見，況國家觀念深刻之日人，其立場自與我華人有異。譯者有時刪去其過份偏狹之處，有時則信筆譯入，讀者幸取其長可也。

一、語云：「溫故知新」，日人對「故」之溫也何如，對「新」之知也多少？國中不乏碩學之士，若起而評其得失，較其短長，正其謬誤，實譯者之所深冀。

一、數年前余執教師院，講授國文，時感臺省學生對本國文化認識之不足，爰譯此

冊，以明我文化之淵源有自，且已播譽國際，遑論直接吸收我國文化之日本。而日本學者猶能飲水思源，焚膏繼晷，從事研究，苟吾人反以漢學爲裝飾品，而不值一顧，則未免太自暴自棄矣。子輿氏謂歸而求之有餘師，曷返其本，而就本國文化加以注意乎？敢書所見，以質高明。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十月編譯者馬導源謹誌於北投寄廬

日本漢學研究論文集目次

甲、經學

- | | | |
|-----------|-------|---|
| 易疑 | 內藤虎次郎 | 一 |
| 猪飼所易說數則 | 小島祐馬 | 九 |
| 關於詩經之一二考察 | 安藤圓秀 | 三 |
| 尚書編次考 | 内藤虎次郎 | 三 |
| 左傳引經考證 | 小島祐馬 | 四 |

乙、史學

- | | | |
|----------|-------|----|
| 周代官制瑣言 | 那波利貞 | 一 |
| 西漢時代之奴婢 | 西田太一郎 | 六 |
| 鄭玄別傳輯考 | 佐藤文四郎 | 九 |
| 關於唐宋之地方誌 | 青木正兒 | 一〇 |
| 陸善經事蹟 | 新美寬 | 一一 |
| 顧千里年譜 | 神田喜一郎 | 二六 |
| 顧千里年譜補遺 | 神田喜一郎 | 二七 |

費密遺書

小島祐馬 二三九

丙、子學

- | | | |
|----------|------|-----|
| 曾子考 | 武內義雄 | 一四三 |
| 子思子 | 武內義雄 | 一四九 |
| 孫子十三篇之作者 | 武內義雄 | 一五五 |
| 荀子經說 | 本田成之 | 一九九 |

丁、文學

- | | | |
|--------------|-------|-----|
| 論騷賦之成立 | 鈴木虎雄 | 一五五 |
| 詞源 | 鈴木虎雄 | 一九六 |
| 唐五代詞韻考 | 中田勇次郎 | 二〇〇 |
| 北曲遺響 | 青木正兒 | 二七三 |
| 題畫文學之發展 | 青木正兒 | 二五五 |
| 中國詩畫虛實論 | 青木正兒 | 二四〇 |
| 桐城派閻識法 | 武內義雄 | 二五三 |
| 水滸傳在日本文學上的影響 | 青木正兒 | 二四七 |
| 中國文藝上表現的高超意義 | 青木正兒 | 二四四 |

日本漢學研究論文集

甲、經 學

易 疑

關於易之疑問，宋歐陽修著有易童子問，在日本則伊藤東涯等爲對此方面有研究之學者。最近日本有本田成之君在本雜誌上（支那學）發表作易年代考一文。此等研究，皆爲有價值之作。余（內藤）擬於此等撰著以外，更就其成立之由來，述其大略，以期同道者之批評。

歐陽修與日本伊藤東涯氏，認爲最成疑問者，即十翼非孔子所作；而歐陽修且謂十翼非成於一人之手，其見解可稱卓越。朱子語類中有：彖辭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然則彖辭以外自非聖人所作。此項意見已成定論，在今日已無再從事研究之必要。茲就歐陽修與伊藤東涯氏所未曾言及者，試申論之。即從十翼之中認爲較古之彖傳象傳，就其既失經文之原意者，而下特別解釋。但此等材料在原則上朱子等人亦曾注意。語類云：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又自是程氏之易也。但余特別留意者，例如大畜卦中，對於九三之爻，有良馬之語；對於六四之爻，有童牛之牿之語；對於

六五之爻，有續豕之牙之語。此卦原係獸畜之意，將其對大象，爲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畜解爲養，則分明象傳之解釋，與經文之原意不相一致。又革卦，初九所謂黃牛之革，九五上六，所謂大人虎變君子豹變之辭，可能看出所謂革，其意義即是皮革之革，皆非原來之意。又伊藤東涯對於繫辭，說及包犧神農等，與所述中庸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意義不合。呂氏春秋尊師篇，形成神農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之順序，所以繫辭傳中，其上更數包犧，可能想到大概繫辭傳係依據呂氏春秋而爲一種新材料。元來呂氏春秋與繫辭傳兩者無何等關係。惟可疑者，呂氏春秋大樂篇中，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生兩儀，兩儀生陰陽一段，與繫辭傳之太極生兩儀，思想幾乎相同。清人惠棟等，皆注意及此，其著易例中，引用此呂氏春秋之文。又禮記禮運篇與繫辭傳亦似有關係，其說太一與天地陰陽四時之關係，亦與繫辭傳之太極，呂覽之太一相類。河出馬圖與繫辭傳之河出圖，洛出書爲相類，其上所謂秉蓍龜，所謂卜筮蓍侑皆在左右，此均表示兩者關係之所在，所以結論是繫辭傳呂氏春秋及禮運三書，不論其著作時期前後如何，然可以推想三者存有相互之關係。由是以觀三書著作之時代，大抵相距不遠，繫辭傳或成於漢初。

以上僅就前人所述，摭其一二遺漏。現在更進而就卦辭與爻辭之成立，以研究之。如以升卦所謂王用享於岐山，明夷等語推測，則爻辭非文王所作，而似爲周公所作，此有孔穎達正義可據。其他亦可提出類似疑問者，如蠱卦，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王侯二字並稱

，就余現在可憶及者，僅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及陳涉世家等文，不能認爲係春秋以前之用語。此外余思加以特殊研究者，即觀察秦與歸妹兩卦，有帝乙歸妹之語。所謂帝乙之語，在尚書酒誥多士多方三篇中，各見一次，對於此點，過去無人作較深入之研究。史記殷本紀：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關於此點，梁玉繩著之史記志疑，可依參考。梁玉繩意謂：夏殷周三代之君，皆稱王，或稱后，未聞有稱帝者，對於夏殷之君用帝字者，始於史記，而根據史記殷本紀之解釋，由帝王之不同稱號，而可以分其高下，然此從未見諸古書。又如因有所謂帝乙者，遂謂夏殷之君皆稱帝，此似亦不可。此錯誤起於國語周語中，將祖甲書爲帝甲，紂則書爲帝辛。惟國語之文，全是書法之誤，不能以此作爲典據。曲禮所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此條孔穎正義中，引崔靈恩之說，謂生稱帝死後亦稱帝，生稱王死後亦稱王，此說最爲確實可信。要之所謂帝乙乃其人之名，而非廟號。魏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乞伏熾盤，有所謂折衝將軍信帝，此信帝，乃其人之名，恰如帝乙，僅爲其名。此頗同於梁玉繩之意見，惟以折衝將軍舉例，未免過於牽強，頗不足取。總之，無論如何，注重夏殷之君王稱謂，並就帝乙之稱，發生種種疑問，實值得參考。余思帝之原義爲上帝，尚書洪範之帝字，古來解爲天帝，在呂刑中所見之帝字，或係指皇帝而言，帝顓頑帝堯帝舜，此等帝字今文家均解爲天帝。前引用曲禮之語，鄭玄將帝字解爲天神，實無妨於帝字之原義。然當戰國時，七國各以其國君稱王，所以王的稱號，漸漸被輕視，因此，思求王以上之稱號，以表尊貴，於是

秦昭王齊湣王同時稱東帝西帝，採取帝號，此或爲其開端，而後至秦始皇始自稱皇帝。尚書堯典，以帝字用之於實在之君主，或即發生於此時。其後公羊家之意見，若天子爲崩，存爲三王，若紂滅爲五帝，下至附庸，紂爲九皇，下至極爲庶民。由於此論，遂生殷朝君主稱帝之說。司馬遷亦依此意，於夏殷之本紀用帝字。然而以帝字用於實在之君主，迺自秦昭王與齊湣王同時稱帝之期始，前此既不可追溯。總之易之爻辭中，似不應含有戰國末至漢初用語。在史記春申君列傳中，春申君說秦昭王，引證易所謂狐涉水濡其尾；在戰國策中，作狐濡其尾。今易之未濟卦，有小狐汔濟濡其尾，王應麟困學紀聞，曾加以指摘，可能證明此點戰國時爻辭，並不如今日易經文字之固定。

王應麟引禮記坊記有不耕穫不菑畲凶。荀子非相篇：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左傳襄公九年「穆姜以元亨利貞爲隨之四德」之語，因云，凡爲是說者，皆尚未見彖象文言，此亦可證彖象文言所作之非古。又就爻辭用九六字，亦可見其不甚古。核左傳國語所引易經，概不使用九六字樣，而皆用卦占。但左傳有一所謂處艮之八，國語中有一所謂處泰之八，得貞屯悔豫皆八也，此實九六之變爻占者，兩者頗不相同，古來對此解釋多不澈底。要之，因左傳與國語所載卜筮之法，足知關於數尚未有明確之規定。惠棟易例，對於易之上下，謂原來無初九初六及用九用六之文。或謂初九初六皆漢人所加，然孔子十翼中，坤六二象傳，大有之初九象傳，文元之乾元用九，坤之用六象傳等，皆有九六字樣，故九六字樣自孔子時已具有之。惟上所述關於易之數之思想，僅可證明當作十翼時

已行發生，而不能爲證明在其以前已存在的證據。

於繫辭中，又有「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所謂之序，可能想到或爲序卦之意，故序卦與繫辭之間，無有何等關係。而序卦的思想，就各卦之意而言，說卦與裸卦，非常不同，裸卦的次序，又與序有異，此點晉干寶等已加注意。又其末尾「大過顛也」以下數句，似係錯簡。鄭玄朱子等皆注意及之。然朱子從其協韻方面考察，似乎不是錯簡。蔡氏意謂似乎無妨於協韻，將錯簡改正着，雖依此改定，而全體順序與序卦，終不能無疑，序卦自昔疑其淺薄，說卦與裸卦，自古不傳所有各卦的原意。繫辭與序卦較爲晚後的製作。而製作的時代，若與爻辭作成之時代相同，則爻辭之完成當爲時甚晚，余曾於支那學裸誌上述說卦與爾雅六畜之部之關係，認爲此等著作之年代，較繫辭與序卦之著作爲更晚，而爻辭就現在的形態觀之，其成立，或在漢初。總之，我想繫辭的數的思想，與其後接近易的意義的象，即說卦的論說思想，本來各別，但至繫辭作成時，始併合一處，以數的思想，與元來的易分開。如此觀察，則更發生種種問題。

余讀易之上下兩經，最成疑問者，乃爲各卦原來之成立。總之，易之各卦，多對其爻辭，分爲卦名，例如乾卦，朱子語類云：如乾之六爻，象皆說龍，至說到乾，却不爲龍。可注意的，說卦之說卦與爻辭矛盾，今姑以此龍卦，在其爻辭中，含有潛龍，見龍，飛龍，亢龍。群龍，其他對於蒙卦，有發蒙包蒙困蒙童蒙繫蒙。臨卦中，有咸臨甘臨至臨

知臨敦臨。復卦中，有休復頻復獨復敦復迷復，頤卦有柔頤顚頤丘頤拂頤由頤。井卦中有井泥井谷井渫井鑿冽井收。兌卦中有和兌孚兌來兌商兌引兌。凡此各卦，其中除井卦外，皆各包含五種。還有需卦之需于郊，需于沙，需于泥，需于血，需于酒食。咸卦之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咸其脢咸其輔頰舌。困卦之困于株木，困於酒食，困于石，困於金車，困於赤紱，困於葛藟，困於匏匏。艮卦之艮其背，艮其趾，艮其腓，艮其限，艮其身，艮其輔。漸卦之鴻漸于干，鴻漸于盤，鴻漸于陸，鴻漸于木，鴻漸于陵。渙卦之渙奔其機，渙其躬，渙其群，渙汙其大號，渙其心等。如此以卦名者，各以三字組成。還有除困卦艮卦外，亦皆包含五種。推此例包含四種者，有同人謙豫遯節等卦。各含三種者有履蠱觀由這看法亦有五種有賁剝蹇歸妹，豐等卦。由上所述，可能發生以下疑問：凡由六爻成立的各卦，含卦名之爻辭之中，雖稱爲爻名，除去困艮井之三卦外，任何一種無聚集六種者，以此由數的思想，分析考察，推測其相互關係。本來易各卦不必定由六爻成立，尤以其中如坤卦，卦名不含爻辭，如履霜，直方，含草，括囊黃裳，由押韻的語組成，此大體仍然是五種。(此直方是直方大，若句則不協於韻，據象傳的解釋，直方，必定是句。)如此則現在各卦的卦名，果然爲本來的東西與否，頗有研究之必要。如上所述，乾卦爻名五種，併爲龍字，而含有乾字者，僅有九三君子，終日乾乾一語。於是有包荒包承包羞三種之爻名，跨否泰兩卦。又如履校滅趾噬膚滅鼻何校滅耳過涉滅頂相類似之語，跨着噬嗑與大過兩卦。壯子趾，壯子前趾壯子頤三種跨大壯與夬兩卦。此等或係由本來相類似語成立的爻，一齊聚集着，嗣後

成爲整然的六十四卦時，余意當不如此的錯亂。若如上述，原來易之各卦，不必由六爻成立，自然六爻，以三畫之卦二重，更失却現在之卦之基礎。所以易的全體，由六十四卦成立，無其必要。故易之本來形式，乃爲各卦採取五種之爻，如前所言之四種或三種者，可能爲其殘缺，或不一定包含同一的爻數。上述爲余讀今易之經文，所發生之疑問，現更就其他方面考察易之成立。

首先根據載於洪範的筮法而併考察，洪範中之筮法，僅舉貞悔二卦，而現在之易，增吉凶悔吝無咎厲判斷之方法，而如貞字，在現在之易，已失去洪範筮法之意義。總之，貞字爲當然之事，關係筮之占，所謂卦字，皆從卜字，如悔字本來寫爲卦，仍然含有卜字意味。尤其是貞字，根據說文或現在龜板文爲卜問之意，此乃用卜法之原義，在易經上，此正如變貞固之意義，解元亨利貞四字爲四德。元亨利貞四字是否可解爲四德，歐陽修已覺有疑問。在象傳中元字附於上，組成乾元坤元之用語，在文言上解爲四德，是否如此，尚值研究。如上所述猶成問題者爲利貞二字，此或對於卜問者有利之意，嗣後變其意義，貞解爲正，正訓爲利，各各獨立，成爲四德之一。觀此以原來用於卜法之文字，嗣後筮法盜用卜法之語，此係可能作之推測，在此更必須考察筮法之原本意義。

原來筮字，說文：筮易卦用筮也，从竹筭，筭古文巫字，段玉裁註从竹者著如算也，算以竹爲之，从筭者，事近於巫也，九筭之名巫咸巫式巫目巫易比巫祠巫參巫環，字皆作巫，任一皆可看出筮與巫之關係，尤以九巫之名出自周禮，周禮鄭注中，附以九筭之名

，以巫字盡爲筮字之誤。以九箇之字根作意義解釋，此說已爲現代孫詒讓所改正。孫詒讓之周禮正義中，依劉敞陳祥道薛季宣等之說，以九巫之巫字如巫字讀，以巫更以下，皆爲精於古筮者之名。更特別指出其中巫咸與巫易。巫咸世本所見，是作筮之巫咸，巫易爲巫易之誤，可能想及，與楚辭招魂之巫陽，或爲一人。據此可見周禮以至說文，均明白承認巫與筮之關係。而余所欲考察者，本來筮之爲物，如用於巫之籤，詳言之，爲相當於各卦之籤，更在其籤中，分四種五種小名，占此者，引其籤，其中現出幾個小名，此即相當於爻辭，此小名可由巫取得判斷，而此筮法，殷代貴巫職時，有專官司掌，周代以後，龜卜之事，不專屬於天子，諸侯貴族階級亦用之。但春秋戰國以後，下級民衆用此筮法漸次發達，傳其術者，附會以種種故事，爲求尊重自己之術，乃將發現於國語者，作出種種說話，當時爻辭中，非有所謂殷之高宗，箕子，文王之事乎？朱子語類云：「凡爻中言人者，必是其人曾占得此卦」，舉出帝乙歸妹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類爲例，似乎失之穿鑿，其後更進而發見繫辭中數之思想，併以陰陽爲基礎之卦，開始表示其形，遂與此相合，而給與一種哲學基礎，就此想法，則最早造成易之理論之象傳象傳，與卦辭爻辭不必一致，自不足怪。如上文言繫辭序卦等，乃最後連繫於易者，而自呂氏春秋與左傳國語連繫之後，距原來之易經更遠遠矣。

上述係余就歐陽修與伊藤東涯所考察諸點外，而概略提出關於易之各點疑問者。蓋諸經書，多成於秦漢之間，以成今日編制之形態，其中僅春秋公羊傳，據何休之解詁，明爲

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記於竹帛。

章學誠文史通義謂：

「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者，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依據此說，可知商瞿以來之傳授不可信，所謂田何開始著於竹帛，或爲事實，至少至其時易之內容，已起變化，此甚易窺知，故筮之起源，或遠原於殷代之巫，禮運孔子欲觀殷道，往宋得乾坤多少可據。而今日之周易，可能推想當文化璀璨發達之戰國時代，已受甚多之影響矣。（載支那學第三卷第七號，內藤虎次郎著）

猪飼敬所易說數則

猪飼敬所通經史子之學，在樸學上，嶄然露頭角，其細情今不詳述。其學說，除少數刊行外，其他多傳於所謂抄本，因此對彼著作之總量頗不易知。余近來發見敬所氏之「易經大全」抄本，爲樸學者率以大全爲依據。惟當時日本學者，並不如清代人，斤斤於漢宋之別，且敬所氏於所見之書，不問其爲己書，或他人之書，皆逕添註自己之意見，或點竄塗改，如此添註，改訂，或爲其癖性歟。余淺陋寡聞，尙未知彼關於易之專著，關於考證若干則，以見其易說之一斑。其中既有惠棟等所注意之點，又有可與愈樾之說相伯仲者，然此不過舉出其能令人首肯之一二卓見而已。

屯六三往吝

王弼於他卦，解吝爲鄙賤，程伊川以爲不足。說文：吝恨惜也，易曰：以往吝，諸說皆不穩當，按吝古本一作遴，說文，遴，行難也，从疋聲，易曰以往遴，漢書，貪吝嗇，皆作遴，遴卽吝古字。易諸卦言吝者，皆有礙而行難之意，書云改過不吝，論語云，出納之吝，亦皆行難之意，諸儒恨惜鄙賤之說，頗覺不得其解。

需

雲上於天，陰陽和洽，雨澤將降，有潤澤之義，君子體之，飲食宴樂，以潤其身。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君子有時而弛之也。諸儒取需待之義，似不免牽強。

泰九二包荒

荒，蒙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蒙之。大戴禮受惡不讓，似包裹，說苑作包蒙，義並與包荒同。謂不擇美惡，包含冒裏也。諸家謂荒爲穢，恐非。

豫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上悔字，疑作悛，盱豫言已無處豫之德，而羨視人之逸樂，故有將不保已之象，宜速悛返身，不然，則必有悔也。

蠱上九高尚其事

高尙其事，事愚當作志，志古文患，事古文夷，字形與音，皆相近似，因誤作事。象曰：志可則也，卽承上言。孟子曰：士尙志，莊子曰：賢士尙志，亦可證也。